

他们是一群给大家写小书的大家,他们将毕生所学浓缩成百十来页通俗易懂的文字,如此亲切的小书,你愿意一读吗?

大家与小书

本报记者 苏墨

大道至简

古汉语专家王力、历史学家顾颉刚、佛学家赵朴初、建筑学家梁思成、人类学家费孝通……百余位近现代顶尖的学人,学术领域当之无愧的大家,他们愿意将自己毕生所学、所思深入浅出地奉献给大家,汇聚成了“大家小书”系列丛书。

也许你对佶屈聱牙的学术著作望而却步,也许你对浩如烟海的史料卷帙心生倦意,但如果有一本书能让你读百十来页、不到10万字就能掌握一门学科之要义,你愿意静下心来,花一日时光,读上一读吗?

诗词研究家叶嘉莹谈及对“大家小书”的理解时说:“大小之间关系密切,你没有大的根底,就讲不出来很确切的小的东西。没有大的修养,想写小的也是浮光掠影,不会有很深刻的见解,也不会讲到真正的生命的所在。”你的知识、学问、修养,一切都有密切的关系。”她的《名篇词例选说》也是“大家小书”中的一本。但她最早接触这套丛书要从整理出版老师顾颉刚的《苏辛词说》开始,这本书荣膺“2015中国好书”,同时丛书全品种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首届向全国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书目”。

“大家小书”是北京出版集团2002年初版的,历时15年,迄今已出版百余种经典丛书涵盖文学、艺术、历史、哲学、语言学、社会学等多门学科。按照袁行霈先生在丛书总序的说法,是“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所谓“大家”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而“小书”,一是指其篇幅小,二是指姿态低。但就其分量而言,非但不小,反而相当重。“大家小书”收录了有关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各个文科领域的作品,既是名家大家的作品,举重若轻,深入浅出,整齐地展示学术成果;又是大众民众的读物,可以开阔读者眼界,一窥学术堂奥。而一册小书,浓缩了学者毕生的心血和才华。

时下有些学者,热衷于出“大作”,动辄四五十万字,语言高玄,“自觉”地与普罗大众筑起了一道墙,自缚于高阁之中,并以此为傲——认为这才是专业的姿态。从书编委、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却不能苟同这种“风尚”。“大道至简,真理平凡。要能够至简地把大道理说出来,需要有相当的修养,有文化的修养、专业的修养才能够写出来。”他认为,现在很多人有一个认识的误区:“很有本事的一点就是化简为繁,大家觉得只有把简单说复杂了才显得有学问,但是真正的有学问体现在至简里面。”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瞿林东为自己的老师、历史学家白寿彝于整理出版过《史学遗产六讲》,该书收录在“大家小书”中。上世纪60年代白寿彝出版过《谈史

学遗产》一书,他又在20年后写了5篇论述文章,涉及历史思想、历史文学、历史编纂学、历史文献学等史学遗产中的几个方面,文章散见于杂志,用问答体写成。而这册不到10万字的“大家小书”完整展现了白先生关于史学遗产的思想体系。瞿林东不禁感慨:“学人们将最精确的见解写成小书。这是凝练了若干年的积累,这样的书我们读起来当然是会有很多收益的。”

衣钵何传

翻看已出版的百余册“大家小书”名录,记者也有隐隐忧虑:作者多数都是已故名或是耄耋之年的学界泰斗,缺乏年轻的学者。对此,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说,现在年纪不太大的,还没有退休的大学老师们,由于受整个学术体制的制约,很难全心投入到面向大众普及的“小书”创作中,“写这些小书是不算学术成果的,人家就会说你是不是想挣稿费”。

“20多年前,我曾写文章介绍日本的文库和新书等等,呼吁中国出版这类小书。但当时资历太浅,和很多出版社谈,我可以帮他们做,后来却做不出来,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书稿很困难,卖起来更困难,放在书店里面销量太小了。从发行角度来说,出版这些书是不合适的,很多出版社意识到大家小书应该做,但是做起来非常困难。”

北京出版社副总编辑安东也有一肚子“苦水”。“目前‘大家小书’其实基本上都是已成经典的再集中,我们需要新一代的大家写的‘大家小书’。”

在他举例说,虽然已经有了一本关于训诂的,但没有可能请一位先生全面地写写小学,把文字、语言、训诂做在一起呢?像中国的风水问题,有没有人把这个问题深入浅出地说清楚呢?显然,有太多的领域需要靠新一代的学人开疆辟土、传承衣钵。

除了新老作者队伍延续的问题,很多人也希望,“大家小书”走出人文学科,有一些自

然科技方面的大家给大众普及下知识。

读与不读

学届泰斗们厚积薄发,热忱地将自己毕生所学、所思深入浅出地奉献给大家,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究竟会不会静下心来去读上其中几册呢?

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朱光潜的《谈美书简》、夏承焘的《唐宋词欣赏》、顾颉刚的《中国史学入门》、赵朴初的《佛教常识问答》、竺可桢的《天道与人文》……已出版的百余本“小书”如人文学科的盛宴,总会有你想要了解的。

可是,当无数个假日在滑动网页中流逝,当我们习惯了在“鸡汤”和谣言中消磨时间,阅读的胃口倒了,再拿起这样的正经学问自然会有点发怵。虽然这些学术文章并无难解之句,但我们却缺少了酣畅淋漓读一场的激情,我们常常迷惑在生活表层的日益繁复,沉下心来,去了解一门学问成了一种对时间、对自己耐心的奢望。即便太难了、太耗精力,已经不再是理由。

不过,也许是记者多虑了。前不久,以“大家小书”为载体的“向大家致敬”人文宣讲活动在上海书展邀请来了楼宇烈教授,一座难求的火爆场景让人惊喜。据了解,宣讲活动将延续下去,大批代表着当代哲学社会科学水准的专家学者会以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进学校、进社区。

人文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根本的一个特征。我们注重物质文明。前不久,故宫的展览把很多精品都陈列出来了,轰动京城,要看这个展览,从早排到晚才行。另外,首都博物馆的海昏侯墓葬品的展览,一万多件文物,也震惊世界,这都是沉淀在有形的物质形态当中的文化藏品。但一件器物之下是多种学科的交流,是人文精神的孕育,只有先了解这些,才能对这一杯一盞有更多的了解。

山不向我走来,我就向山走去。而现在,山已走来,就不要再绕道而行。



书中预见未来 小镇挥霍荒诞

邓崎凡

《音乐神童加工厂》



【波兰】伊莎贝拉·瓦格纳 著 黄炎宁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世纪的意大利曾有这样一则传说:小提琴大师帕格尼尼把自己的灵魂交给魔鬼,由此换得出神入化的演奏技艺。本书虽以小提琴界为研究主体,却意在展现整个西方古典乐界打造精英演奏家的模式:自作主张的家长引领孩子走上一条前途未卜的人生道路。他们与老师合作,力图让年幼的孩子克服爱玩天性,苦练乐器。老师带给学生的不只有乐理和演奏技巧,更包括独奏界的处事规则和人脉资源。一个又一个角色在独奏教育中逐渐登场。独奏学生的成功亦有模式,远非天赋异禀和精通演奏那么简单。

《一日谈》



【巴西】法比奥·穆恩 / 加布里埃尔·巴 著
王怡婧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

作为一部“魔幻现实主义”图像小说,全书没有将悬念留在最后,而是用时空交错的艺术手法,将亦真亦幻的场景贯穿故事始终。概述运用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既定概念,穿梭于过往记忆的男主人公不断将故事推进至高潮。故事越接近尾声,意识流形态越加明显,男主人公布拉斯毕生追寻着生命的真谛,在思索过程中,他摆脱了时间与空间的束缚,不断重生于自我的意识流里,最终领悟到自己一直回避的“死亡”一词,才是对于生命真正的铭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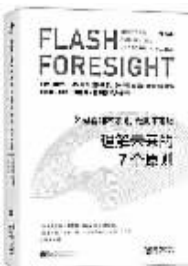
《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



魏思孝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这部小说集一共收纳了18篇以小镇青年的生活为主题的小说,这可以视为小镇青年的18种生存的可能,他们无聊、无趣,甚至可能没有所谓的“上进心”,但他们依然想努力地把生活过得更好一些。青年作家魏思孝笔下的这些年轻人展现出了“北上广”之外的另外一种生存状态,他描写的小镇青年的生活姿态,也是当下中国千千万万个你我见到的城镇里的生活一种。评论家认为,小说集用无聊打发了无趣,用荒诞扼杀了空虚,用自己身上的骨肉之痛诋毁了轻薄。

《理解未来的7个原则》



【美】丹尼尔·伯勒斯 / 约翰·戴维·曼 著
金丽鑫 译
后浪出版公司·江西人民出版社

假如未来是可见的,结果会怎样?理解未来就是理解趋势,须知,趋势有硬趋势和软趋势之分,硬趋势是未来的定数,软趋势是未来的变数。本书的主旨便是对这两者加以区分。作者所领导的机构是全球久负盛名的预测者,数百次精准预测到大变革,无一失手。本书首次公开作者精准预测的逻辑,以理解未来的7大原则构建“远见力”。“远见力”是一种可以开发、细化、强化的技能,跟随本书养成正确的习惯,你也能看到硬趋势。

明代那个被钦点的“画状元”,还是个锦衣卫



江山渔乐图

明代 吴伟

明初戴进开创浙派绘画,发展至张路、郑文林等人时被论者视为“狂态邪学”,从以“精绝”见长变为“狂态”当道,这一转变与一位浙派代表人物分不开,此人即吴伟。吴伟,号小仙,江夏(今湖北武汉)人。史称此人善于绘画,无师自通,“山水人物,俱入神品”,画风方面,吴伟师法戴进,早年画法较为工细,中年后变为苍劲豪放,泼墨淋漓,自成一格,明代大学者王世贞评价其画:“纵笔不甚经意,而奇逸潇洒动人。”

吴伟画风苍劲豪放与其狂放不羁的性格不无关系。

成化年间,吴伟被延揽至朝廷,供职于仁智殿。据《无声诗史》记载,吴伟时常喝至酩酊大醉时,被皇帝召见。这种情况下,吴伟

只能蓬头垢面,穿着破鞋,在宦官的搀扶下踉踉跄跄地见面皇帝。有一次,明宪宗命令吴伟作《松风图》。吴伟不小心将墨汁飞溅,但他信手涂抹,便使得“风云惨惨生屏障间”。见此,明宪宗惊叹道,“真仙人笔也!”

在皇帝面前尚且如此,在达官贵人面前更不必说,权贵向他索画,多数情况下会吃闭门羹,这种情况下,吴伟在宫中自然难以久留。

明孝宗即位,吴伟再次被召入宫中,由于孝宗对吴伟所作之画很是满意,赐予吴伟“画状元”印,并且在京城赏赐其一处宅第。没过几年,吴伟再次以身体原因请求南归,得以在秦淮河畔定居。正德三年,明武宗再次征召吴伟,这一次,吴伟还未启程便因饮酒过度而死,时年50岁。

30余年三次被召,足见吴伟本人以及以他为代表的浙派绘画在当时的影响力。而吴伟豪放奇逸的画风,也为带来不少追随者,如被视为“邪学派”画家的张路、蒋嵩、汪肇等人,他们的画风或爽健、或恣肆,各有千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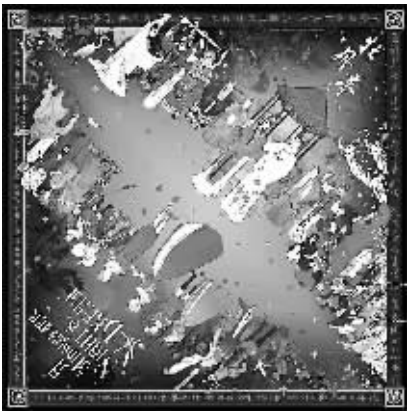
值得一提的是,吴伟三次被召,两度入宫,分别被宪宗和孝宗授予锦衣镇抚和锦衣卫百户的职衔。而在我们的印象中,锦衣卫是负责巡查缉捕的情报机构,成员多以体魄雄伟,有勇力者充任。

何以“酒鬼画家”吴伟被派到锦衣卫中任职?莫非吴伟画艺高超的同时,武艺同样超群?欲知其中究竟,且看下回分解。

(朱林)



第二十三期



赵昂

今年是文学史上很特别的一年,整整400年前,两位从来没有对话过的大师,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同时离开。两位戏剧大师的谢幕,也是那两个时代的落幕。

400年后,有出版社推出了《牡丹亭·仲夏夜之梦纪念套装》,让两位大师的作品在纪念礼盒中首次同框对话,引起了书迷们的追捧。

其实,不论是《牡丹亭》还是《仲夏夜之梦》,大凡爱剧之人多有此书,因为那毕竟是“中学生必读书目”。其实,这些“莎翁粉”或是“显祖迷”,买的不是书本身,而是一种情怀,一种回忆。

爱书之人,大抵如此。

书是记忆的歌

孩提时代,有个邻居家有很多书,各式各样的大部头。你可以随便看,但不能借走,他怕你弄丢了,或者一借不复还。因为每一本书,背后都有一段往事。

书是什么,书就是记忆的歌。

看到自己书柜中的一本书,往往会回忆起买这本书的情景。当时自己有多么囊中羞涩,看到好书后又怎样不舍离去,尤其是买下了书架上仅存的那本书,那种暗暗自喜,只有知音才能明白。

一本书,之所以能被选购,与购书人当时的思绪存在关联。多年之后再次翻开,会想起自己读这本书的前前后后,把所有的书按购买顺序放在一起,就是一部心灵的成长日历,悲欢交集,无言自立。

也就是说,很多时候,买书,不只是为了阅读,也是一种情怀,一种致敬。过去坐在书店台阶上,靠在图书馆书柜间读的书,现在有能力买了,有地方放了,找遍全城的书店去买下来,放进自己的书柜里,闲来偶尔翻上一翻,想起的,都是昔日的美丽时光。

网上书店虽然方便,足不出户鼠标一点,但也会有一个瓶颈,不能随便翻书。有的时候,你需要知道你买什么书,甚至是具体书名,才能搜索到相关信息,这让真正爱书的人感到视野局促。这就好比精明的主妇,永远喜欢去人声嘈杂的菜市场,堆放散乱的黄瓜之间,寻找适合今日下厨的那一根。

老舍喜欢去老书店,在看似堆得杂乱无章的旧书之中,寻找适合自己的那一本。那

通往内心的文字

——读红孩散文集《东渡东渡》

石华鹏

在评论家里,红孩走的是“生猛”的路子,口无遮拦,一针见血,这让他“四平八稳”的评论界锋芒毕现,引人注目;在散文家里,红孩走的是“稳重”的路子,娓娓道来,情真意切,这让他“在‘求新求变’的散文界,保持一颗初心,延续着鲁迅、朱自清等现代大家的散文血脉。”

作为评论家,红孩对散文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小说是我说的世界,散文是说的世界。我说与说我,都是要表达一个我的过程。但仅仅如此,是远远不够的。散文的创作过程就是从我走向我们的过程,也就是从心灵走向心灵的过程。”也有过不留情面的批评,他说:“著名散文家没有名篇。对此,我能容忍著名的做广告,但我不能容忍著名作家对自己的著名欣然接受。”等等。

作为散文家,红孩亦勤笔耕耘,一本最新出版的颇为厚重的散文集《东渡东渡》就摆放在我手边。红孩是出色的散文“美食家”,也是出色的散文“厨师”。他的散文见解促成了他散文写作技艺的精进,他的散文写作丰富了他散文见解深度,彼此促进,辩证统一。

红孩是受缪斯之神眷顾的散文写作者,

他幸运地写出了自己的代表作,比如《东渡东渡》,比如《女人的荷》,比如《来不及悲伤》等等。尤其《女人的荷》被一些文友击节叹赏,称作他的散文名篇。他是否因为有了这个名篇的底气,而批评有些作家很“著名”但无与著名相称的名篇?

《东渡东渡》是一篇漂亮的散文,叙写作者凭吊领袖东渡渡口的经历。1948年3月,毛主席率领中央前委机关800多人东渡黄河,就此离开陕北,走向全中国。文章从莽爱园美术馆里的东渡木船,写到川口村边的东渡渡口,站在渡口,一个多情而敏感的作家感慨万千: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河流,河水湍急,如何到达对岸?如何去开辟一番新天地?这篇散文有着深深的暗示意味,作者的感慨会触动每一个读者的神经。此类凭吊历史的散文最容易写得沉闷,容易“掉书袋”,红孩很聪明,他让一个场景出现在文章中,时间与空间交错,感性 with 理性交织,内容丰富,抒怀适度,读来韵味十足。

红孩对他的《东渡东渡》仿佛偏爱有加,一是用此文标题做了书名;二是将此文编排在全书首篇;三是在赠我书的扉页他题签了这样的话语:东渡是伟人出发的地方,由此他改变了中国,如果你看了“东渡”,我相信你也

能改变什么……对此我能感触到:红孩的写作和人生也在追求某种“东渡”之变。如他所说,我看了《东渡东渡》之后,我也似乎有了些许“东渡”之变的思绪。

阅读红孩笔下的“东渡”,再到我内心的“东渡”,我以为红孩的写作做到了他所倡导的“散文的创作过程就是从我走向我们的过程,也就是从心灵走向心灵的过程。”他用文字搭建了一条通往内心的道路,从心灵走向心灵,这道与路中间的桥梁是什么呢?是情感,是善意,是怜爱,是美。读《东渡东渡》的文字,我们发现,红孩写下的这些故事和人,要么让你宛然一笑,要么让你深深喟叹,要么让你见识平凡之中的不平凡,而让这一切充满魅力的,是人间的情感、善意、怜爱和美,比如《大雁情》当中表达的相知的温情;比如《女人的荷》当中表达的感伤的无奈;比如《来不及悲伤》中表达的生命的无常……

红孩的散文朴素、真切,延续着“五四”以来现代散文家们的散文品格:质朴耐读,有隽永之美。红孩的散文没有“文艺腔”“散文腔”,最大的特点是不装——不装着有学问,不装着高高在上,不装着不食人间烟火。只要不装,只要真诚,只要发乎内心,这些文字便有了通往内心的力量。